



邊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雜著

哀新寧文



吁嗟乎莽沓迴互峭崖千里陰風振壑黯霧擁坻亂
 崖悄寂浩漭何浹慘繚戾兮摧石未平燼草猶靡鳥
 驚下而還飛獸狂顧而不止凄風曠其蔽天朝暎曠
 兮無際僕夫恍以告予云新寧之舊壘爾其攢壁嵒
 岨峻嶺崇峇谷隱林亘列峒晝黑交壤猺獠接路獠
 貉險控新恩潛襟梧桂湍湍洄溪於焉縈匯虎豹之
 所窟穴獨援之所躋蹠乃有逋主熟夫逃道王誅據

害乘危傲竊傾狙斬木騫柵夷石鞏郭矯靈竄命肆
其毒痛股人脂血剝人皮膚於是轅門戒變分關稱
師大將憑怒元戎致期直天狼而比戈拂撓槍而建
旗則有邕卒儂兵材官摹手勢壯虹霓聲搖海岫組
練江明輜輶雲湊騎躡蹀而龍驤笳嘹亮以兕吼截
水合圍羅山離陣懸賞先登誓僇後進帥奔取旅之
庸士賈投石之謹將計戢而叙勞懼俘剝之弗厯還
徒奮鏘觸形投刃委骨成立流血為浸腐齒野腥崇
尸蜂隱鯨鯢逐兮鱗沙危狡犴藏兮魏獨悲微命哀
兮誰別抉天綱兮裂地維信事危而噐亮胡玉石之

持吁嗟哀哉兮生為厲良死為國亮賊也可避兵
兮孰容耒耜棄兮身首離弋網廢兮肌體戕舉腰骨
兮齊斧束腕約兮檻車魂結寃兮日薄氣構憤兮雲
長鬼嗚嗚兮夜嘯慟妻寡兮子孤吾聞夫姒禹宅岳
矢謨傲德十羽舞階有苗來格方叔元老新田與師
厥猶克壯荆醜于威亦有良吏易劍市犢池捕伐渠
以靖方國赫赫張侯一言降嬰應捷風偃附靡角崩
顯允虞公寇緘于縫境屏克孽以秦膚功德文罔逮
武畧華張衆不見牧棄良子殃中林求馬河上抽矛
軍行毗睚命賤勳豪萬夫旋凱四野悽號若帳所臨

天棘繁蒿陰陽遘戾天乎高高於是壯夫慨慷游子
惋傷瞻涇紆軫撫痺輟囊嗟宇宙兮寥廓嘆時命之
所當淚瑟瑟而縻縷憑愁氛而托章

江午坡先生哀辭

午坡先生江姓名以達字于順信州貴溪人已先生
年四十九歲而終將以稱於修短之間猶未離乎天
也而得專先生之稱其文學風節高一世不係乎齒
也先生以刑部郎主閩省戊子試事士之受知而選
者以爲先生也公無事督學於閩士之游於庠業於
塾者皆以爲先生矣復以副使督學於楚而楚之士

皆以爲先生矣江氏故貴溪仕族代有聞人父斗峰
公與諸父昆弟並以才學爲貴仕先生內得諸其家
出則盡友四方之賢豪視碌碌者千萬輩如無也慧
敏既絕人遠甚尤自振厲焯發不欲與流俗伍一時
譽者雖盛要以才名相目先生雅不自喜益務於重
以簡倨自持而亦以繩人不爲權力者屈當諭訛交
煽易疑且奪之際尤能操飭不變其始人未詎信也
久之駭者定惑者解謗者隨以譽而先生之名亦成
矣先生最慕李獻吉之爲人其詩文獨宗之其豪毅
敢決臨以威武刑禍而益峻大略相類而先生無獻

吉之病也獻吉督學江西忤宸庶人被其構陷力起
大獄爲出廷臣以蒞獄事卒以失官而不悔先生亦
忤楚藩至誣以大不敬逮繫詔獄濱於不測而後得
放還田里豈其所爲有以近禍者然宸庶人以逆謀
覆而楚藩亦以內行不道見殺於其子禮義法度之
君子宜不爲叛逆戮亂之夫所容先生之所處果爲
有以異於流俗其所以得禍亦足以警習偷竦群懦
而不爲無補於世也惜其年不永其學未究其志未
行而遽止矣嗚呼是可悼也夫詞曰先生嘗爲予評
李空同先生之文以爲近世絕出謂其人已死不魂

魄猶足以華國自爲詩哭之其末云乾坤雙病眼終
日望梁臺蓋悲一代文人之不幸其推慕之至而亦
其怨憫之深也予哀先生不能復爲言惟以先生哭
空同者爲先生哭今日照臨薌溪之間固亦當時汴
水之上之靈爽耶憂思之歌痛於涕泣世之哀先生
者其有哀於此也夫其無哀於此也夫

存悼篇

亡室恭人淑敬陳氏將葬欲自爲志悼甚不能撰次
也念恭人平生最敬吾弟道原君之賢而知恭人之
修於內者莫若吾弟詳吾平生宦游取友於海內爲

不少然彼此室人棗脩之問相及者亦不數人於數
人之中吾所最敬惟毗陵唐荆川太史故屬道原爲
狀將以乞太史銘而日月有期吾弟之文不可卒致
第書恭人所出系世生卒歲月受恩命數男女嫁聘
之實與壙兆負向阡原名號授兒同康刻石納壙中
情事忽忽如有所忘相友二十二年之間形音情性
忽若在前方其若在忽已相失靜神寧思欲寫一二
悼復奪之真如忘矣吾嘗謂恭人平生有不可曉者
早起晏寢兢兢不惰而未嘗勤事菲縻淡苦近於鄙
嗇而不曉營財對人面冷無美好口語而不能矜重

遇下媼煦易見情款而非掠恩施見女紅麗巧窮力
模效不能不止而未嘗以自飾被服有客在堂輒撰
具恐不及若奉長者而實不知爲誰不多識字而好
攤書吟諷不善飲啖而好精治酒食無甚疾病而每
親藥餌不尚禱祠而屢誦佛語談諧尤短而多記俚
諺舊讒猜防絕踈而喜知小言細故又有可恨者居
常自言入室爲婦便出門從宦事舅姑之日少吾罷
宦來歸輒與吾服舅之哀惟得盡力於太宜人之養
耳今乃使姑哭之其母歿淺殯父日夜不忘安厝之
歸方與其父謀比父歿其兄弟治塋而自嬰劇疾卧

床徒淚吾有二子意頗少之知自難育異妾再育也
而臨逝數日顧聞妾舉女吾撫幼弟愷中與長子同
教之每謂吾必使二子皆才而同康之才遠出叔下
貴爲命朝列大夫之妻男聘女嫁受女子之子之呼
宜有大母夫人尊隆之道而壓於吾爲子卑約自將
終身未離女婦之節每月朔旦三七日茹蔬爲吾禳
疾而未見子疾之減一生謹節飲食專防瘍瘞之災
而以足疽之毒斃小有不康攻治炳藝無所護忌而
患疽在體顧護灼忌砭以是不療吾於恭人有可追
嘆者平日嬉閑不少而觀書覓句之須屢有相問便
屏不答恐落吾事不惜與人行談謾語而一入室中
悄然閉口不省手胫囊篋而非時有索須臾必得先
代諱辰尊長誕日自不能記專倚內人相報而常譙
不蚤不問生事而倉卒有營常苛責辨好召客而不
先戒期往往匆迫出使行部曠歲閱月書問不絕於
常所游處而未嘗一言寄內無時不與容食而一歲
之中對案執筆無幾日喜近書冊而居止靡恒臨食
每忘內人非吾食已未敢食常怒然忍饑好接人及
以夜聚談出入來往無期門不得閉城獲困踣僵卧
而妄謂扃鑰不謹訶責不嚴又有終負愧者譏吾好

與人遊廢事而今來往加廣憂吾以多思致疾而受人文請日多恠吾聚徒招謗而戶外之履彌進咎吾夜深作書損目而秉燭事筆研益酷戒吾易恚動氣而遇事猶發未能自制勉吾靜寢安身而反增納側室勸吾強近酒肉以輔充元氣而減損口味甚於勸時贊吾督課兒子勿吝箠而令漸事姑息又有可悔者恭人生前不喜華飾而以盛服加稱祿歛特閔宰殺而刲牲為奠具太侈本不信異教而用兒女子之言飯僧為佛事以圖冥薦素習簡靜而多致有司監司賢士大夫臨奠居常談莖法宜高大其壙使後人得啓視撫哭為慰而自以意作法錮以膠漆壙不容微罅况得復入視乎知其願在同穴而兩地穿壙百年之後當永永相望嗚呼悲夫投淚投筆止於此矣非言止此筆不忍復泚矣恭人之恨終長已矣追歎何及與永悔矣惟所負愧未有時弭矣納石幽宮遂別吾友矣蹟亂無次非志非誅名其篇曰存悼以示兒女子云爾矣

純節善道列女吳氏謚議

純節善道吳氏者刑部主事何君琚之繼室也何君為主事已滿考以錄辟使江南未及上其考故吳氏

未請命於司封然於典已得封爲安人矣不舉其封而稱以謚重其德也吳氏已嫁克盡妻道又以烈死而云列女者古人傳列女者以其德性才識儀則心術修教合道可以傳述紀載垂諸後世爲家人法而謂之曰列如今令甲所著婦人得在旌典曰烈曰貞烈則以義殉死貞則守節終身以二者婦人所難而有益於世道故得旌焉而不必其人之平生心跡能修教合道何如也列之於烈貞固大有別天然傳之所載非處室不字者而總以女目之何也女子之於人倫所處異位而殊名故於未爲妻於舅姑爲婦於子爲母於兄爲妹於弟爲姊於姪爲姑其名不同惟修教合道之女則隨所處之位無不能盡其倫故不得以其位舉之而謂之女蓋與男子對舉之稱猶云天地陰陽剛柔內外大凡之名也故惟列女之所處爲能備陰教全柔道正內之位而立天地之大義而可列於後世非止一行一節之長而已吳氏稟資英悟而開以講習之學賦質挺特而濟以涵養之功自其處室治家隱微幽獨不得見之地彌入於教委曲纖細人不致詳之事亦循乎道人所不得見者其夫知之人所不致詳者夫有不知而惟其臧獲知之其

見知於夫者則或談說於朋友之間而學士大夫之
所得聞其臧獲知之者則學士大夫有不得聞而問
巷凡人媪婦傭叟之所能言約其平生之實則於德
性才識儀則心術四者卓然峻潔粹乎完備雖古列
女無以加也故誦詩閱史鑑古訂今能斷往事而揆
世變其談辨詞采與何君徃復論議裁正有互為得
失是才識之優也而歛飭莊一嫻以文華自炫傲戒
諄切靡朝伊夕室暗突與曾無惰容不以褻宴之氣
干於動靜雖以輔攝何君之疾其摯而有別出於自
然德性可謂正矣甘貧樂澹好引古人狷苦高潔行
以壯何君所守故居官僅足自給始至無以為殮絕
無咨歎不安之感自累其趣何心術之偉也而黽勉
有無勤身膏生任何君賓祭未嘗陋媮劇情菲惡廢
禮督屬臧獲無使浮食而拊視恩卹猶以亦人之子
畜之疾遽詬譴不作於言色是其儀則之闕也今者
不愛一死從何君地下昭然揭日月以自著行路之
人所共嗟慕至其處死之從容非知德者不能言也
几筵之奠亨熟饋醑一觴一匕竭舉案之敬如平日
哭泣擗踊傷而不過悉其遺篋書冊衣履與夫儉瑣
之物推何君之意尊卑少長為獻與給曲中厚薄之

宜治葵未贍之力銘幽不朽之託再拜使者屬其夫
友雖知死者所欲亦由靈襟慧識所自及也勉夫之
妾使勿去為之處其可以居松楸勿剪之謀烝嘗可
繼之計量力之所及為之測經費存危誠誨諭夫兄
之子冀其有立責以有子續夫之嗣詞旨酸楚情誼
懇篤見於哭奠之章付授之囑一言一話聽者莫不
動心而一二嚙嫗昏童不可理論宜在以義斥絕念
非夫之所忍含容顧待俟其自媿自製殮具曰此既
不宜以累夫之朋友亦不可以憂吾父兄也自處其
死日時前期之夕取舊所觀書及與夫往返之札乘

燈讀之連旦而罷沐浴被服徧拜尊者而命卑者拜
之能使父兄不以為哀婢僕不以為諫皎日正寢十
目所視炯然長逝合於成仁取義之要由順正以行
果確豈所謂慷慨憤激伸不忘喪元之志而蹈自經
之小諒者哉予故僭謚為純節善道列女而著其議
如此某既僭定此謚將以質之蔡可泉而值何小洛
與蔡君皆在皆以予謚為不僭於是往告之郭白峰
黃東石易愧虛先生斯吾鄉之耆望也亦如何蔡二
君之所可於是不及遍告諸鄉先生輒題其銘旌予
猶不敢自書而以勤李介石翁之筆翁年將百歲矣

宜治葵未贍之力銘幽不朽之託再拜使者屬其夫
友雖知死者所欲亦由靈襟慧識所自及也勉夫之
妾使勿去為之處其可以居松楸勿剪之謀烝嘗可
繼之計量力之所及為之測經費存危誠誨諭夫兄
之子冀其有立責以有子續夫之嗣詞旨酸楚情誼
懇篤見於哭奠之章付授之囑一言一話聽者莫不
動心而一二囂嫗昏童不可理論宜在以義斥絕念
非夫之所忍含容顧待俟其自媿自製殮具曰此既
不宜以累夫之朋友亦不可以憂吾父兄也自處其
死日時前期之夕取舊所觀書及與夫往返之札乘

燭讀之達旦而罷沐浴被服徧拜尊者而命卑者拜
之能使父兄不以為哀婢僕不以為諫皎日正寢十
目所視炯然長逝合於成仁取義之要由順正以行
果確豈所謂慷慨憤激伸不忘喪元之志而蹈自經
之小諒者哉予故僭謚為純節善道列女而著其議
如此其既僭定此謚將以質之蔡可泉而值何小洛
與蔡君皆在皆以予謚為不僭於是往告之郭白峰
黃東石易愧虛先生斯吾鄉之耆望也亦如何蔡二
君之所可於是及遍告諸鄉先生輒題其銘旌予
猶不敢自書而以勤李介石翁之筆翁年將百歲矣

喜而書焉顧吊拜者相屬日益多讀其旌則欲聞其義不能一一告也故著議以代告觀者當不與前四五君子者異意又得無致惜於吳不得寤寐英皇任奴於千古之上享和平之福而徒以死自善與共姜伯姬杞殖之妻者比也嗚呼悲夫

李竹坡先生請祀鄉賢呈文

伏以先輩乃後生之所瞻非名德無以勵民俗大學乃公論之所出惟大同可以見人心首衆情之未允豈私好之能干若群議之共推宜采風之樂取謹協同志特颺僉言竊見已故鄉先生尚寶司少卿李公

源天與孝資夙成至性早脫躡於爭名之路專奉庭闈晚懸輿于得謝之門永瞻松梓生竭晨昏之懼沒謹禫祥之禮愛身以敬無樂春之所憂愉色為悅有卜夏之所難惟百行之有本厥衆美之感敦明取與之大節不見匱苞慎耳目之細娛終遠絲竹世方競侈而獨勵清修俗尚飭威而專明退讓室無衣帛之妾家惟應門之僮郡邑承風禮勤於下榻而語不謀私藩臺仰止情表于式間而議不及政攀望今色士有登龍之榮而不為矜峻接引靡怠乞假話言人有贈袞之貴而不為譏彈誨誘開誠朝衣以坐塗炭足

喻守身之嚴而平心率物有前賢之雅植杖而荷簞
篠可擬忘世之泰而愛君憂國有古人之忠至於左
圖右史蕭然一室之間晝誦夜思慨然千載之上寒
士有難於苦刻書生尚媿其專攻肆筆為文傳者因
之紙貴隨材發論聽者渙然冰融昔董子下帷猶居
未遇之日孫公閉戶正及方盛之年未有處顯而業
加修踐老而學益篤為之有得故無外物之可移好
不在他用能終身而不倦若夫入仕之蹟雖以不义
而所用未宏然其履官之方亦且有徵而因事可紀
督賦嶺南秉禮却兼金之餽視馬畿內據法戢權璫

之橫轉十萬之餉於遼陽果邁先期而三軍有哺監
寄留之儲於東郡大祛宿蠹而千舶無淹固小試之
所施亦大略之可見使其幡然改心肆矣陳力崇階
固偉望之所宜茂業必令德之攸出制作金石可被
郊廟修飾圭璋足儀朝著而堅於不事浩然獨樂群
公臨門而勸駕莫回賁趾之懷臺史交剡以薦聞徒
高于遠之跡選部初起尚寶繼遷循墻而俯看拜命
之益恭踰恒而逃竟遺榮以若棄堯舜而有巢由於
茲見之曾閔不為宰季卓乎難哉即其高尚之一端
已足厲俗况於平生之具美尤宜表民掇其制行之

巨九蓋孝廉之獨盛揆其立身之大致實德學之並
隆宮墻有侑食之典其念斯人巒序有旌淑之文厥
在吾黨留意世風久共沐賢大夫之政垂訪輿論庶
無疑諸士子之言

顧新山先生請祀鄉賢呈文

伏見故戶部侍郎顧公一代名賢千齡間氣修為勤
恪操履醇完斷意浮華講明常存乎世用專力本實
行業每貫於民彝積庸累功致官位之隆而無速化
之術息交杜請來譽聞之集而無名勝之慚禮文飭
周其所嚴者尤在祭祀喪紀之節嗜欲輕淺其所謹

者尤在男女飲食之間壽誕思諱而堂無懽觴有孝
子之所既忘而出於至誠無好異偶忽之累燕處如
齋而室絕裸侍有前人之所未蹈而安若生性無勉
為矯制之難以進退為居世之大閑於退常勇而於
進常怯以義利為立身之岐路見利若染而見義若
貪由其無邪之思澹乎方寸故有可見之蹟施於百
為節用愛人兩宰畿縣而既去見懷碑碣共瞻於行
道慎刑簡賦一守和州而所為有考俎豆已躋於宮
墻晉陟郎官久司武庫司馬深資乎碩書揆菑邦政
常兼他署之謨猷中貴側目於堅持洗刷弊源預銷

反門之覬伺方遭正德頽綱之始獨為當時執法之
光楚岳往叅民功克叙燭乾沒股削之蠹穴盡駭身
探計縮伸盈詘之費經有同口授宸濠之變荆土以
騷督饋餉於蘄黃仍以軍旅之事協籌算於池皖不
徒疆場之防艱大初遺靡色辭之憚黷平卒濟絕心
口之恃勞惟松茂之崇屏乃維州之故域砦礮伊阻
羗落不賓綏輯與震耀並行夷皆効順持摩將訓齊
偕作士始知方至首方岳於江西及正僕臣於留寺
皆以望資之重不踰歲月之淹而練織之所察稽得
以郡隱逋之財以掾大沴清心之所節省或積年游

宴之奉以禪小蠲爰拜奉常遂貳戶部抱深憂於根
本之地而以忠蓋倡列卿振古誼於形勢之途而以
純慤勵諸署審於國計固其餘長未膺典選之要津
而舉朝滌心化毛公之儉非據持衡之台序而豪貴
歛衽畏楊綰之清九此敷陳具昭睹記猶彰施於政
務或有可能厥討論其衷臧益知弗及謙謙自牧不
萌先人之機慥慥內敷實絕炫已之偽蓋古人之高
致與君子之用心流行於撫世酬俗之中畜積乎趨
時辦事之表若愚之貌繁盛德之形容無他之技信
个臣之襟量宜位百工之上或統六官之尊而守甘

於不徇節勵乎難退一辭而退累薦莫授既貴而貧
鼎臣有同於韋布益勤在老小物不懈於耄期風降
類江河之趨一身以挽情偽譬秦越之背衆志咸孚
息彼此之爭以懿言代鈇鉞論長少於善以和色當
醴醪為不義者舉忌公知而因以自止殆不可數見
不獲者輒若已責而未能使平則不敢安故常發慮
以佐當路平寇之謀盡言以開有司賑饑之策憂勤
何啻於任職憔悴幾至於傷生惟知憫窮卹隱之切
身坐忘勞力費財之在我蓋自少迄老孳孳為善而
無一日之或偷由外及中惓惓好修而無一言之不
顧昔王文正之澹而晚有溺色之昏寇忠愍之剛而
生有使酒之病曾魯公之敏達而以末暮不立貽議
趙伯叔之敦龐而以臨治無能見少欲求全美信為
難逢惟公始終堯堯瑕玷人之無祿天不憖遺庶士
大夫遽亡典則比閭庠序均繫嗟思顧平頌之孔明
悼儀刑之將遠王廷有易名之典非迂賤之宜聞黷
宮有侑食之文乃僉同之所請如蒙博訪輿情叅稽
故實列上於朝以極榮哀之錫寵崇祭於社以副景
仰之恂忱非但禮制為之有光其於世風實非小補

讀埤雅

陸農師於名物可謂多識矣然其為書有自亂其法
所引雖博而非其著書本指不足相証而反以自病
者亦多矣釋暈雉而釋后服釋馬而釋車釋騏而釋
服釋龍而釋占釋著而釋重卦皆非其著書本指釋
竹而釋衛武公之德已去之遠而又及於明器釋倉
庚摘引月令可耳而全錄其文釋艾則因五十四艾
之文而錄禮文全篇釋螽斯甘棠既不當釋詩而復
旁引莊子華封之祝劉歆宗廟之議釋臺漢其說尤
迂緩謂之詩箋義可也革之為藟蕭知其為在野之
草而鹿之所食也顧不從箋而從毛與爾雅則水萍

豈野生而亦豈鹿之所食耶白華之為菅管其名而
白華其詞也乃立白華一名而釋之由箋有白華於
野之文而誤不思毛傳已明也蒲蘆之為野蜂則不
當為草乃兩立其名而兩引中庸之文羊之始生曰
達小曰羔未成羊曰羴既成曰羊則羔與羴乃羊之
小與未成之通名不當各立以為名也木之自斃者
曰槁蓋斃木之通名而非一木之名也而有釋槁
豕豬之通名豨其牝豚其牡牡之去勢曰豚而其牡
者豨今乃釋豕與豚不為明也豨豨並見於詩毛
鄭皆以為小豕惟毛以歲紀數鄭以生紀數為異要

之皆野豬也若為豢獸則豈狩獵之所射且虞人致獸亦不當驅家畜以待田雖有一歲縱二歲犯三歲特四歲豨與豕生三縱二師一特之異釋知其當為野獸者以詩之文義推之當然也今乃釋豨而遺其他而與豕聯釋疑於為豢畜歟大抵所識者多而所取者博固不能無失與至其釋貓引畫譜小言釋芍藥全錄花譜此無異童兒之識農師之學不宜其陋至此或其家子弟或他人誤增入之也

再書埤雅後

予讀荆國王文公集見其進字說表與其為書序其

義奧深以為由書契以來未有也恨不得見其書其後於楊龜山集中見其摘數十字駁之龜山所駁皆是然要以為不足以病其書也及觀埤雅往往多用字說雖非龜山所摘其義亦往往可駁蓋文公於學才藝既多尤能刻意精思故杜撰立說而以經傳文詞附會之雖不為無義理而於天地自然之文何啻千里陸最以善言名物有說詩之名於熙寧間亦以此為王文公所重新經之義陸多與焉故陸亦用文公以廣其書也由是推之則字說全書雖不見亦未足恨而陸所為以說詩得名正不免於穿鑿附會之

病而以文害辭以辭害意者宜必多矣因閱埤雅漫志之

示劉生應昌

凡人有所感而嘆未嘗不喟惟顏子一喟非夫人之所為喟也弟子有所聽於師而應未嘗不唯惟曾子一唯非弟子之所謂唯也此豈在聲氣之動言語之竅之間哉非有曾子之唯孰知顏子之喟非有顏子之喟何以得曾子之唯哉講之於詞義信不免守株刻舟之蔽想之於意象將不為捕風捉影之虛乎疾雷破山不及掩耳失路忽反恍若有獲學者試以是觀之劉生應昌奉軸以請於予乞書為大學首句舉數語以示之以發其端劉生思之有得可以見告如其未得當復來問也

示王生國振

仁者人也軀殼形骸不名血肉純然天地之心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莫非生理不自天闕不自滯礙浩然流行目視自明耳聽自聰言自作又貌自作肅是一人之身即千萬人之身是謂不獲其身是謂克己若粘滯形骸執自軀殼則有其身有其身則於人為對便有彼己既認為己生理便不流行終日視聽言動

皆不中節故不曰仁者身也而曰仁者人也以此身
公之於人乃名爲人故謂之仁見爲我身即名曰己
而不仁矣只是此身只是此視聽言動自我作用而
不可自我起意故曰入也又曰取人以身曰克己又
曰爲仁由己嗚呼知仁之非身又知取人以身知克
己爲仁又知爲仁由己可與語仁矣

題張月洲

像贊

草澤而有廟廊之情韋布而有鍾鼎之氣目瑩然以
澄神足謾然若將跂有時眉顰額蹙似殷憂深念而
愁思不在乎膚體有時祛掀袂舉若翹揚色喜而矜
泰非關乎苑藝不知者以謂老驥繫櫪不忘乎千里
之志其知者以爲鳳凰翔於千仞猶未得覽暉可下
之時耶

陳沅潮小像贊

視不下帶步不踰咫裁巾方履士其業而儒其衣者
我不能殊乎人而載德蹈禮稱其服而文其容者彼
不得以預乎此其取舍好惡不隨俗之是非而求諸
古人之同異憂思愉樂不主己之通塞而存乎造化
之太否蓋居今時而有尚友千載之心處一室而有
經綸四海之志非予之知君亦孰能睹眉目而見心

鑿神情於色理

題寄劉白川詩卷後

七言四句樂府最盛於唐予所尤愛者王昌齡王建
張籍劉禹錫數家特效其意輒有所作始謂似之頗
用自喜時運而往詩藏篋中偶取諷之乃知與前數
家大不相及欲毀去以其亦有可喜者不自忍欲復
你以似之而好事不及少時故聊存之而同志或欲
取觀亦不為隱今書數首以寄白川劉先生白川俊
才博學方橫行六制作之圃視此何有而予猶謬謂
有可喜者信可愧也

題寄盛子木詩卷後

中歲為詩極慕王韋然不近也顧其澹泊幽閑之意
可以自諷而不可與高才麗藻之士同其好吾子木
材志方盛詞采溢發如川至泉湧烏能與予共此好
耶卷帙粗惡書復不工尤可醜也

請閒寂上人來泉結夏疏

據砌磨磚何由作鏡臨槽碓米只為待篩長連床上
帶刀須點檢鼻頭眉下香積厨中洗鉢莫孤負一粒
半顆頓爾發心方資接引瞥然眨眼正好承當恭惟
芝山南院間寂首座得來峭峻用處縱橫立雪叅少

室之機無臂可斷指旃悟曹溪之句非風自翻兩隻
草鞋何處不逢山水一條榔栗有緣便下鉗鎚伏請
遠降雲蹤天施雨法龍象蹴踏荆棘成蘭桂之塲旃
檀熏修酸醱化醞醖之味但看木上座提倡諸方不
負陸大夫贊揚此事

相米偈頌

半嶺開堂結夏為具諸齋供因取十物各為
之頌

米頌

空鍋熾火難成飯有米無薪枉覓糜水火米三者和

合厨人辛苦竈前炊大桶盛米分小杓有人對飯却
稱饑

錢頌

輪郭中邊圍轉陰陽面背分明嗔者目曰銅臭愛則
呼之孔兄我佛門中無彼此一索齊穿撒手行道次
半文曾不少說餘萬貫亦非羸

菜頌

冬瓜直隴侗匏子曲彎彎揉向油鐺一爇爛更添鹽
酢太多端着取舌尖能到鼻自分甜辣與鹹酸

蓆頌

馬祖陸堂百丈却卷此是古人死案休再挨眉傍眼
一條攤向繩床上正好高眠雙足展

香頌

禮足百懺悔合掌十弘願心念普皈依永誓不退轉
各求大解脫粘縛一時遣憑茲一捻香稽首瞿曇面
心香相續續立地觀音現

花頌

釋迦座上微笑猶是心迷顛倒優鉢羅花火裡開開
在千年堆糞掃

燭頌

膏火相傳燄幽室光四達燃是噴開花他處倏見跋
試問室中人光從何方發初燃答云光現他後更言
光滅大家白日瞑坐只道盲人眼瞎

草履頌

汝脚何似驢脚也用人間雙屨一任水泥拖帶步步
何曾踏著

扇頌

十枝八枝削竹椽一片两片合紙裹本然握扇引涼
風引得風來添作火自心清涼滅煩熱六月端向爐
邊坐

笈箒頌

微塵合盡大千界折界各各成微塵
畝塞虛塵總是鐵箒掃穿無淨因
一朝擲柄真入手界塵瞽眼何曾
有此是半嶺常住箒

諸善知識開堂于半嶺會澄坐普叅之外勤
誦經典為作此頌

燒香頌

認取鼻識香不在鼻認取意識香不知意作虛空取
虛空無氣何如剗却鼻頭聞與不聞無二釋迦賺却
阿難阿難枉垂悲淚

誦經頌

會念經人滿口讚佛不會念經人滿口謗佛是會念
經人一字不記不是會念經人以腹為笥是不是會
不會且置且道經中是有字是無字

反嘅遇賦

反嘅遇賦者為中丞胡可泉公作也中丞建節豫州
寔受上簡移濟上之節以來士之受知公者皆以
為將遇于上矣未幾火焚其臺用是失位吳郡皇
甫子安作嘅遇賦以寄意焉蓋反覆於公之將遇而
復厄以為非人之所為其詞有曰諒匪人而寔天兮

進齋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侯離合之無端夫才高招尤名盛叢妬自昔而然况
如公之卓卓者哉予獨咎公之以材名自災而無所
怨于天也作茲賦以反之

驟百里之修路兮厥車攻而馬良節鳴和以應鸞兮
柔六轡之服襄胝阨陜而弗即兮閑二軌於康莊行
九十其猶半兮忽摧轅而臭載伊行路之心惻兮壹
憤憊其永嘒嘒長號而大聲兮顛蓋高而委罪余覽
詞而美之兮揆所論而中既緊燔木之為災兮顧彼
哉之所云弗執名而詞寔兮有近取於此身被文采
之煒燁兮播修名之赫喧既煌煌其外炳兮復耿耿

其中昕光旁燭之四遐兮輝彌散而方瞰世黜闇之
妬明兮紛狂狷而好構彼明者之見妬兮覆逢殃而
蒙垢辟燥薪之在茲兮固始然之所就憂兩木而終
燔兮宜星星而焚究彼燎薨與燬棟兮豈斯烈之為
咎既斯咎之莫執兮何蘊懟而謂天苟改行與易意
兮孰世遇之為難弘曲學以阿時兮躋平津而開邸
廣中庸以容身兮紆朱紱而殫齒原好修而彼放兮
狙江介之悄悄胥盡忠而殞身兮從怒濤之極徼歷
前事而證之兮何禍福之弗自人直何往而不黜兮
枉何往而不信維此性之有植兮豈窮阨而捐旃孰

知所福之非禍兮珍厥好而逾省溯黃河而西上兮
 指朱圉之外郊自伏希之舊兮 請端策以問爰玩
 用晦於明夷兮與晉德之自昭騁玄志以觀妙兮從
 吾心之所要

王遵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書

上李序菴閣老

某生也晚竊聞長者之論由高帝文皇以後稱相業
 者莫盛於三楊三楊相宣宗值重熙累洽之運機務
 簡寡宸極優游然而三公猶且殫竭勞瘁若不暇給
 蓋制度禮文文貞擅其長而文敏或莫能贊兵旅將
 帥文敏騁其智而文定有所不及此亦足以明相業
 之難而國事之不易於獨任矣今明公為相雖遭時
 熙洽不殊先世然而主上銳情政理宵旰厲精稽古

禮文之事百爾具舉至於禦夷閱旅之略理財足國之方明刑詰姦之典莫不刮剔蒐獵極其樞機品式之周視三楊時益多故矣而公挺然以一身任之無不當於上心而協國是非惟其酬應之能給而從容鎮定安若無事之氣象滿於四海之視聽然則後乎此者欲論世尚賢則稱相業者又當不談三楊矣豈不盛哉豈不難哉古者三公並設無其人則不必備以明公一身而其輔主佐理之功章章若此信乎其不必備也儒者之論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而已信乎其無待於多論相也某還竄之餘不足以談當世之務念惟往日叨備末屬謬荷知遇實未敢忘長者之賜茲者承乏山東視學之職又辱汲引之大惠顧惟無可以報於門下而致其區區之虛詞蓋以求追於情至而事不從之罪而公徃者所以謬垂一日之知者固亦在乎此也不宣

唁李序菴喪子

側聞令子之訃不勝愴悼明公勤身社稷憂瘁白髮而乃以至情之痛割公腎腸天乎誠不可忱矣徃時備員戶曹曾接令子同案之末其冲和之德雅飭之行忘其家世之顯而不知身之為貴常退而誦其賢

以爲明公莫大之慶若以獲福得壽之常理論之則
令子之美已足取必於天而况明公勲德旁作明昭
固當千祿百福保佑申重不宜使公爲相而有哭子
之悲也天乎誠不可忱矣賢孫二玉其美無度此亦
足以嗣令子而慰明公矣朝野倚仗之身幸爲朝野
保之伏惟裁情自珍不勝遐懇

再上顧未齋

某少無師承師心自用妄意於文藝之事自十八歲
謬通仕籍即孳孳於觚翰方冊之間蓋勤思竭精者
十有餘年徒知掇撫割裂以爲多聞模効依倣以爲

近古如飲酒方醉叫呼喧呶自以爲樂而不知醒若
之笑於其側而哀之也溺而不止已成棄物天誘其
衷不即淪陷二十八歲以來始盡取古聖賢經傳及
有宋諸大儒之書閉門掃几伏而讀之論文繹義積
以歲月忽然有得追思往日之謬其不見爲大賢君
子所棄而終於小人之歸者誠幸矣愧懼交集如不
欲生乃盡棄前之所學潛心鑽研者又二年於此矣
若使得當世之大賢君子養深學正爲鉅儒宗如公
者而事之質其所疑濯舊聞而開來益則於斯文或
可庶幾而賦分褻薄方操案牘以苟升斗之祿不得

專一其思慮而瞻望明公相去之遠如泥塗雲霄邈不可即無復摠侍門闈之日循心自歎知終不能以有成矣顧惟惓惓知所向方之心異於往日之狂迷冀公之見察而不敢自外故輒書其近日所為二種數十首以獻於門下伏惟矜其志察其誠而是正之死且不朽

許家宰

其竊觀前史人才之近古者莫盛於宋宋世之盛者莫如韓范二公其得失鈞衡則朝廷以為輕重其往來邊圉則士卒以為安危相業人物為宋第一而二

公之子忠彥純仁復以相業人物著勲當時垂名後世此兩氏父子固其一德相傳厥美世濟然而仁宗深仁厚澤所以培植成就之功良不可誣洪惟我朝孝宗皇帝茂德至治遠過宋仁而襄毅公當弘治之盛卓然為時名世在廷則弘弼亮之績在邊則著安攘之猷視忠獻文正無少愧讓篤生明公昆弟咸賢而貴為一代名門備有國家以來未有之盛事就官秩而論則所謂一門父子兄弟三為尚書者國朝未有也兄弟同時為兩部司徒者國朝以來未有也父子繼為冢宰者國朝以來未有也是三者皆焜燿隆

顯世所稱卓絕希濶之事然鄙人之心則以為此未
足以言許氏之盛蓋明公之德業功名已昭播於士
林為世仰頌今者特荷上眷晉為冢宰受命方始益
懋厥德將崇廣日躋施之無涯而傳之罔極宋之韓
范父子人物相業之盛非惟莫能專且將貶而見讓
焉夫由建國列署以來為冢宰者亦多矣而德業功
名之有成後人所共知其人而不朽者不數人焉三
王姚馬及襄毅公其選也夫以不朽者之難其人如
此而明公父子遂處其二則其盛而可紀豈與前所
稱三者之事同日而論其卓越希濶哉某外臣卑官
也不足以談當世之務顧惟平日好古尚友之志竊
覩明公一姓之美私有所慕而觀政刑曹曾備一日
之屬附名年家又有百世之講是以敢進其說以代
賀問之誠伏惟鑒之

上嚴介谿宗伯

嘗觀宋朝嘉祐治平之間稱為盛時謂諫官得職而
人主能受言也今讀當時諸人彈事奏狀類多掇拾
煩碎不關大體或抵撫大臣疑似之迹闇昧之事流
游之言訐而發之以為無欺不避至有為誣與憤者
而人主不為別白惟務含容大臣固不以煩言哀眷

任諫官猶仍職守位不加斥罰而所謂大臣者亦以體貌自崇不為皦皦悻悻之節以爭於上雖其政未合乎古而其氣象之廣大可謂上下兩得大小各盡者矣此其所以為盛與自嘉靖六七年以來臺諫之臣徃徃以言獲罪故人亦以言為諱而士夫之心亦深以為憂夫所謂言者豈必其皆中而無可罪然使人以是為諱則可憂矣伏見一二年間言者稍稍得進以為盛矣而乃有致疾於公者得無有掇拾抵撫之為耶是可駭也然主上不以是疑公上大夫不以是議公公亦不皦皦幸以爭於上獨厚自引抑求去以明言者之無罪主上益信公之不嫌而重其任然則言者固宜亦諒公之無猜而平其心矣所謂上下兩得而大小俱盡者非今日與是以不暇恨公之見誣而方幸斯時之為盛是公以一身受為理之惡而使天下之人曉然知主上有受言之美雖其不中而不譴則其有益於時而光顯主上之德豈有量耶伏願公益懋明德以喻於海內則主上之眷宜有隆無替言者之嘒嘒安知不反而為稱頌揄揚之舉耶某辱知教有年僭謂關憂喜於明公是以取進其說惟我公必鑒而信之也

與夏桂洲

古所謂相天下者之盛德大業其效何如哉賢不肖各當其位材否各守其職意諭色受而人莫不自得而其精神之所鼓動聲氣之所噓號臺臺然不敢有怠玩放縱之心常若有人臨督而程勸之於其間而莫知其所由此雖唐虞之治亦不過此故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又曰率作興事此其為德顧不盛為業顧不大哉今之在位者莫不曉然自知其才分之足以得之賢者固無不庸不肖者亦無所棄而賢不肖者莫不勉於在位思以自效而見於時以求用於上於是天下之事功興起震發無有不凝之績雖以其之不肖亦尚得以竊祿於時忘其才之不足以奮而日鯁鯁焉明公坐於南廊垂紳振笏雍容密勿而其鼓舞變化至於如此之廣古之德業何以加此

言蕭王上唐漁石尚書

某少不知學徒有狂簡之志徑行冥趨觸株抵堦失道知返又不得聞大人君子之論指其嚮往猶俛俛乎其莫之雖能追悼既往之愆而卒未有以迓方來之美甚用慚痛悲終棄於當世之大人君子以辜此生今舉朝野之士無智愚賢不肖莫不傳頌瞻仰曰

當世大人君子惟婺州唐漁石公一人而已竊不量
其不肖思欲一出門下以畢愚志分卑輩後莫由目
致蓋常歎而自悲以為既知其人又及其時而卒不
能致此志則是終見棄於大人君子而已不謂明公
兼聽廣覽之下不遺猥鄙破流俗之謗議而察之毀
言薰耳而不信誣詞盈牘而不眩遠地傳聞腐心刻
骨繼之以涕不自知何所得此於門下也人莫親於
母子而聽尚惑於三至之言况乎踈賤之身未嘗奉
一日掬潘加箒之役於門下而曠然察之若此骨肉
之恩等之鷺薄也情至而事不從恐不免於小人之
歸且因謬自喜以為自此或可望收於大人君子終
其嘉惠指迷途而就大道謝昔者之悲以竟致其志
則為幸孰大焉是以冒昧自通統辱裁察而進之伏
俟下風

上王浚川尚書

某顛蒙孤陋百無所能願獨有志於學然以其顛蒙
孤陋也力不足以向往而耳目無所開啓十年於茲
因故守舊無所加於少之錙銖不揣私心常願得事
當世之大人君子一出其門承几席之末論以發蒙
廣陋庶畢此志是以引領跂足欲自通於明公之門

下者蓋蓄積于中久矣及顧其顛蒙孤陋也宜無所
受教於門下之餘席愧而不敢進中之所蓄積者蘊
而爲憂悲往者得罪去國知必長棄永擯無復登朝
之期於時而不冒昧一見焉是終不得見矣蘊而爲
憂悲者又當成痼疾至於一旦填溝壑抱無窮之恨
也故敢冒昧通謁門下反辱明公賜之坐而語之諄
諄不以大官卑小吏不以前輩怠後生其所以慰藉
而誨諭之者多聖賢之微言公之所獨得而某之所
不能與者奉而辭去忘其謫竄之窮而慨然以得聞
大人君子之論以淑此身而畢往志爲莫大之遇當
其慨然之時蓋謂繼是日有所得焉將忘其貴賤之
跡長少之分而以聞於門下以求正也不揆其顛蒙
孤陋也視昔無損復自愧其惰弱之甚絕不自通於
蓄積之心視昔不懈而加耿耿尚有冀於後也日者
受事東土則明公之流風遺教徃徃而存尋正學而
追宗慕令修以勇紹復有昔日慨然之懷矣向者章
丘杜生來致公所貽手教大集長跪拜覽展而讀之
若侍几席之側以試事之不遑未能裁候茲乃稍休
用敢齋心肅慮述其踈遠之狀愧仰之誠以幾幸門
下之察而望終惠之

與王順渠祭酒

僕獲聞於君子長者之言心所願見者當世有四先生也河內何栢齋關中呂涇野吳下魏莊渠齊東則先生也往歲謫官毗陵稍遷留都故得謁涇野於官邸從莊渠於里居二先生不見鄙以不可有言垂賜誨諭至於惓惓中心竊幸因用自奮惟先生與栢齋公未償所願日者承乏東臬誠欲修敬求通庶幾君子一言之教而職事敦迫未展此懷欲拜書門下念惟身之未能先空言恐不足以干聽察而幾垂教因循至今莫由自達又念守官有次既未得旦夕就具門下而日月其除歲將改矣不任其景企之心遂忘簡率遽以書先伏惟先生鑒其心之誠而略其跡之慢而有以教之尚圖奉見之日更質所聞以悉此心不宣

上穆玄菴太常

先生當世之名儒也經淫傳癖周情孔思繭絲牛毛之功未知虛齋先生視先生何如也僕晚進末學未能窺先生之蘊然一日從事於章句文義之間不知揣量願見門下而請益者其心未嘗自廢也日者承乏東臬思欲一見君子以遂本心而屬職事敦迫之

際弗克如願欲拜書門下念身之未能先空言恐不
足以干聽察而幾垂教因循至今莫由自達又念守
官有次既未得旦夕就見門下而日月其除歲將改
也且辱長者之見先敢忘簡略僭以書聞伏惟先生
鑒其心之誠而宥其跡之慢幸甚幸甚

與葉洞菴給事

往時同仕于朝雖不及接一日之權然常於表著之
位望見威儀私心起敬以為是足以當天子之嚴臣
而先生竟以直道見斥斥而且廢縉紳之士所共嗟
憤不俟僕此時瀆言之也樂道忘勢足以而無待於
外則世之嗟憤者雖於情為正於事為義然亦豈為
盡得先生之心哉天之生材實難其生之固必有以
用之而棄材不用以逆天意則吾君相之責當必有
以順天之意而慰人之望先生亦安能終焉宴息於
洞菴之中也哉敬為世道望之久懷裁候因循至今
心往跡踈伏在鑒原

與謝與槐提學御史

執事一時偉人也文學政事節行智識今之成名者
或得其一而猶未至而執事皆優優乎兼之夫以執
事之美之富如此宜乎雄視遠覽雖豪俊特拔之士

尚未足以承交於下風况孤陋淺薄如不肖者豈宜
扳望聲光然執事忘其身之富不察僕之為不肖而
辱與之為友使僕亦自忘其身之孤陋而僭託於高
明騷人稱樂莫樂乎新相知其謂是矣日者赴臬齊
東始知執事督視漕政行部至齊而僕以淹跡故園
無由侍往日之歡不勝追恨然執事之齒及不肖姓
名者逢人輒致其情是執事未嘗一時而見忘也今
之衰也乃有交道如執事而僕實當之豈敢但誦以
為私德而不勉焉以相副哉山東聖賢之邦也其餘
教遺風斬然不復可見甚可悼也不揣不肖思以變
易其舊習興起其新志誠不量其力之所不及顧以
為此心此理不殊古今則此學之明晦絕續其責固
在吾人而非俗之不可變也側聞執事新受命于朝
視京圻之學政不勝吾黨之幸古人稱建首善自京
師始得執事為師鼓動變化其興也勃然僕之不肖
亦將觀首善之風以自勉而布之齊魯之士也既辱
相知又守職偶同有可督教時賜惠音此僕之大願
也此僕之大幸也臨書嚮徃

與藍北泉御史

先生天下之士也其自結髮入朝則知先生之名而

願見焉以年之相後地之相去無由也日者叨命大
邦行部東土正圖遵琅琊由莒即墨之郊以至海上
求見先生而訪所謂牢山者竟為向導者所誤問途
不審乖此本心不勝悵快夫不肖雖未由躬謁先生
然願見之誠固已積之數年而始僭通於一日也先
生亦宜鑒予之誠而有以教之母以其愚而不足與
有言也不肖雖愚然所竊者大邦風教之責也先生
母亦為邦之士憂乎如此則先生當必有以慰余之
所望者矣伏楮無任瞻切

與姜艾峯御史

往歲聚首京師過辱厚誼雅愛佩服難諭執事按節
西行猶得時聞音徽無承居起及不肖竄身南上跽
伏冗宦不敢僭通名姓於交游是以無由繼其惓惓
之私每引領北嚮未嘗不慨然興懷於昔游也遠地
閑僻無所聞知然執事之宦業光赫聲望崇隆著於
臺端逮及下土雖以不肖之陋亦得聞而知之以慰
其私甚幸甚幸日者受事東土猥蒙貶損賤教重以
腆幣拜賜感誦知盛德之不忘於往日也祇謂東行
有期得以攀望門闌一盡平生是以不欲以空牘先
之不揆賤事執掌由西徂東淹越旬朔至萊之日而

執事已趨朝矣不勝懽悵茲以試事既畢乃敢齋心
肅慮修誠門下伏惟鑒而原之不宜不始以空言
自得見君子以來廓若發矇始知正學之有所在而
此生之幾於虛過奉以周旋時有警省不敢喪已於
流俗之中溺志於技藝之末惟以聖賢之言維持此
心雖自知茫無所得然循是不舍或猶有可就正於
異時再見之日也思復德音想像道範下懷戀切朝
夕靡怠悅而不繹知愧門下某死罪死罪

與陳芹山

久懷奉侯不逢便者甚用濶然蘇學諭來始得備聞
執事居起又知身教之所型範淵學之所漸涵人情
大服士習向美足以知大賢之所作為非淺陋無得
者所敢望僕聞之益知自愧亦因以黽勉承風將竊
附于同志之末不揆甚矣蘇君之來出僕望外而入
省之日以及卒事之後臺察藩臬諸公終始推其賢
譽之不置僕深用自喜為平生同游之光且無謬舉
以欺執事之咎甚幸甚幸執事教學並茂資地已崇
固不得久為兩浙之崇統未即入登臺寺暫借東土
一日使僕得奉教周旋則平生傾仰之願足矣蘇君

行迫屬當擾擾之際臨楮不備則辭之既久矣
日於樂東庄處聞執事旋節故園急欲致候居起而
未有其便方懷惓惓而尊教先及無任浣慰僕受事
大邦忽及一年矣苟且鹵莽於校量文藝之間曠越
日月其於學校之政教化之實茫茫乎未之能舉也
猶諉云日力有所未及然自揆其綿薄之所得雖有
餘力而亦莫之能舉也甚愧甚懼執事辱在交游之
中謬為見察者其可無所開導教戒之而第以部內
使者之禮泛然待僕耶甚望甚望趨朝之節何日西

逮尚圖披晤以盡耿耿使路阻修越江涉湖載離寒
暑想惟吉人所履明神茂相下情幸甚

與張東州

執事當世之偉人也鷹揚詞苑雄視高舉足使群羽
畢伏衆喙咸戢然則今之蜚聲著藻斐然成名者尚
不可以當執事之一顧而謏陋瑣蔑如僕乃辱見取
焉何也讀行部見懷之詩推與過當良非所任不知
其惡豈非情蔽於所愛耶大冊見貽瓊瑰滿握瑩目
怡神塵煩頓濯照乘之珠連城之璧烏足以言寶哉
而默無一言可以附李報礫投愧如之何從劉函山



缺 P16

虞誦彭彭者車之篇不謂古風既絕而頓續書中復
記存賤子豈惟詞足以接古人之聲而交亦足以亢
古人之誼何其盛也臨楮瞻切不盡

與林希載戶部

側聞榮拜民曹私心殊不能平以為方今士流文學
操行如吾少峯者不能以一二數乃不得居侍從列
要近而獨置之於此耶又念吾子精敏好學之志累
於簿牒程課之間不得以專其力而一其思慮則欲
一日脫去縣邑之繁冗宜無所計臺瑣省署之間也
萬金之璧置之下邑之市委巷之肆顧者既少售之
裁候之敬不宣

與吳用宣少叅

某初自束髮入朝百無所知幸得與君同曹而官因
謬從游辱君不以其童子之何知棄遺之且惓惓垂
教焉今雖不能有知蒙然如往日亦竊有一二之知
則皆君之所教也安敢忘恨睽違之久無能質君以
其所知而求進其所不知也每一念此慨然興懷聞
君拜官湖省與柘山君同地而宦兩君之交豈非神
之聽之使其中和且平哉余獨塊然守此無與為似
何異幽谷之鳥嚶嚶其鳴乎在喬之友而莫得其聲

之應也詩不云乎寧適不來微我有咎然則余之與君其跡之弗得合者固阻於勢之適然而區區之心君其勿之有咎焉可矣臨楮瞻切實勞我心別冊錄詩乃在留都所作身病志衰仕非其好故見之於聲者不可勉強君試觀之而知其無復騷人豪士之致矣時有便者不惜見報為幸

與謝提學

不肖苟畢東土試事方其視事之時猶能自強不見困病妄喜以為猶足以驗精力之未耗也日者火證大作頭暈耳鳴心忡忡然而不能定常若有物乃知

昔者之勞久伏而盡發於是矣山東六郡耳已為困如此况如執事所督畿輔八郡之廣人士之衆視事又在不肖之後談笑而畢不煩餘力而畢事之後竊聞怡然休泰神力俱完足以見人之材量長短優劣相去遠矣如不肖之不敢望執事而去之遠固亦多端何止於此而已然於此亦足以觀矣本圖此月中稍稍整理規條與諸生共學而為病所困未能也如何如何向見運司中呈至公移知執事謬以志事見辱夫雍里之博雅好學執事託重焉是也如不肖者舊學既踈而謫宦以來益就荒落何足辱也屢見劉

君問之云尚未就草統草脫之日執事裁斷潤色成
編不肖僭引數言以發明執事之意附姓名而行於
世則不敢辭且亦不虛執事之辱也若夫志之始終
則固自知不足以與於斯文不敢妄承也相望伊邇
思念寔勞所得時惠教一二不勝大願

復宗兵備龍門

向顯人裁候門下極為草鄙不敬反辱賜書答教拳
懣之誼藹然可仰泉翁易測日在留都亦得受而卒
業矣大抵宗祖程朱二氏之學而參酌用之固宜其
說之明而理之正也觀者但知多遵用程學而不同

於本義殊不知實從彼源流而稍派別耳然則以為
背於朱學者不察者也僕苟且畢茲試事百凡踈略
過失傳布必聞於君子之耳幸有以開示而教之尤
為高雅之誼也

與唐荆川

側見尊公拜南曹郎之報甚喜使吾子隱不違親養
不廢學非子之素志也夫而今乃遂也恨予不得在
金陵而拘繫於此也令弟計已成婚田園饘粥之事
亦不復以累子之力子其樂哉不審比來尊體病否
何如何如子之寡欲省事以義理養心而病不愈者

未之有也古稱戰勝者肥子已無用戰矣又何所得
癯哉余居此碌碌殊愧吾子在菴君去諒能為一談
之由今追昨其過惡之多不勝其可慚報而悼恨今
惟當常存此心益加警察使後之追今其可慚報悼
恨者漸加少庶久之不已少而漸少猶萬一可不至
於為小人而已夫以余之誦習章句忽聞諸君之論
其於聖賢之學亦能謬言其梗槩而竊知一二然自
隲括其行則未免於小人豈非其言為空言而知乃
臆知也然則由是以知大學之所謂致知者信在內
而不在外係於性而不係於物而龍谿君之言為益
可信矣余力本弱資本下而子徃徃謬以為可進是
非好而不知其惡毋亦誘而振之也乎益友離居弱
力下質愈無所誘進而奮發吾子山中所得宜一一
見示無為獨善在菴君誠良友去此大可悵恨占筆
信率不盡此心

與王方南郡伯

違離台光奄忽踰歲而感念德誼依依如昨向者仗
公之靈道路無恐以至歷下踐任之後遂及改歲凡
百未暇修舉而賓興期近輒復行部而出矣始出之
時大患薄力病質不足以堪此勞瘁或增他疾今考

閱之事已十畢八九幸而不害殊用自喜恭惟改善
民安心用以和身其逢吉遙審尊候萬福爲慰秋仲
當蒞事棘闈冬初又宜以入覲行頗有不遑之勤然
畏此簡書諸侯所以朝於天子而述職者也惟下土
之民爲缺望耳聞通衢新亭竟成三鳳之名公之所
以敬禮二子而施及不肖之身者真不可堪然僕向
者之言亦自可采何終不見聽也前所樹立不足以
當公之所表章後所勉策未必有以副公之所期待
甚用愧懼然而深頌厚德勤之心中則所以自勉者
自是益不敢不力矣使僕將不自力以負公猶有道

卿之賢也小佞南歸專爲迎致室人東來未能辭絕
此路聊復爾一介行李或有所資於輿馬之費伏藉
指揮皇恐皇恐臨書嚮往別狀更祈留神省察不宣

與張少越推官

向讀執事之文思見其人如隔世然卒獲覲止之願
幸何如也向所以思見而不可得者固非特以其文
由文以僭窺所蘊謂其蓄積克養宜必有大過人者
及乎既見也果慰其心之所思所謂蓄積之深而克
養之粹卓乎有道君子也今人多以因文觀人爲空
言豈知言者哉且辱又臨下邦其蓄積之所發克養

之所施將得以與被其澤而竊聞其風又大幸也向
過東郡屬賤事方棘不得展此見賢之本心想亦鑒
在高明也价還特此申問居起不宣

與胡節推

側聞榮拜比部固喜大賢之登朝而私恨下邦之失
恃也古稱刑者民之司命執事既以公平之心明察
之智司衆人之命而人人得其所以生則其爲比部
也固不習而已能且可以益大其施非止昔日之局
於一郡而已也甚幸甚幸不肖受事東土以來幾及
一歲碌碌無補於教化不足爲執事言之也餘暑謝
去輕寒來歸想惟吉人所居明神茂相惟願益加願
護以副下情

與陳棟塘

夏間遣人至泉迎致室人東來曾附啓候門下不知
公之以覲賀行也想不得於記室矣日者於郵筒中
傳至公所貽翰教忽若從天而至長跪展緘讀之再
四公之惓惓於不肖欲有其成而憂其不至誠所謂
道誼之愛也自聞教以來益用講求體察於此心頗
有獨覺其進者未有敢妄以語人又未得一見門下
質其可否固當俟他日也使節往來於齊之疆而僕

皆不能遣一介之役候於境上罪也何言然公之待僕固不以此區區者為敬慢也臨楮瞻切不勝耿耿與袁永之

往從屠文升處得見君所為十懷四悼詩足稱作者矣今之為詩者何止千百人且各以自矜然實不得謂之作所謂作者蓋出於我而無所緣於人者也故予謂君之十四首者當之矣黃德兆處寄至連珠一冊受而讀之誠不讓於古人豈君之自譽哉夢遊岱宗歌亦從可泉公處取觀之此等題目予固謂必待君之大手筆然竊妄議此歌猶似為題目所伏矣以此

此見太山詩之難賦而余之瑣茂其敢復有意于此題耶太山尚未之登即登亦不能有言也聞令子已青青者矜游於庠序亦足喜也君之內政曾有主之者否此乃義之所宜急圖既除服矣而弗議此則非予之所能知也聞泉公曾非遣人至吳否然余皆不及知故久未得候問足下非為簡也衡山先生王祿之君均乞為致意橫塘新居所作必富盡錄以惠我并懷悼十四首俱欲得之千萬勿惜紙墨向在留都曾以絹托壽承轉請衡山公寫南江圖幸為我一促成見寄莫大之惠也病體不佳宦况不足穢聞耳也

不具

與許龍石

先生問學行誼為一時儒宗末學未能遽窺惟是緒餘之發為詞翰者長篇短章巨軸小冊所謂鏘金石而諧韶濩騫鸞鳳而攫龍蛇者足以驚動遠邇垂示今後僕亦時時得從士夫之遊竊見一二焉以願見之切固欲無介紹而求通不揆見接與否而冒昧以進也况於長者盛德不遺晚陋辱以書先有階可達乎事之不聞而身之多病因循不早其跡甚慢惟先生鑒其心而於跡略焉則繼此尚敢有請也臨書向

注不任區區

與陳約之

得讀湖廣錄其二十篇之中詞致瑰竒文采偉麗者數篇蓋超然而不同雖微吾子曉諭之予固亦能識其為名筆也是使秦漢之士復生授之以簡使為之亦若此而已而余私心所不足於子者惟第二問策指斥宋儒殊失其真且誣其書以為讀之令人眩矜而不可信是子於此數子之書未嘗潛心以讀之也夫學未到彼則於其言宜未能知既未之知則其不信也亦宜但不宜以己之不信而遂斥立言者之非

耳吾子材高意廣卓越時流願稍自挹損盡心於宋人之學則其所就又當如何如予之不敏固知無所動於吾子之聽而抑其高志惟反求自得之日則其趣識自當不同耳便中幸有以教我

與丘集齋

病中得讀手教豁然開浣不覺疴之去于體也僕所與君書本出倉卒口占全無倫次且多直致之情豈可令他人見之以重余之不德也承教諄諄大意皆勉僕以聖賢之學欲其和以接物謙以持身朋友之誼無以加矣然僕竊窺尊意猶似未察愚心之所處

而循今時之流議也教惰乖戾皆凶德也僕雖不肖然自稍知為學數年於此矣豈其謬迷已甚必欲蹈小人之凶德耶蓋孔子言和而不同易以謙為德之柄然則謙豈足恭苟悅之為而和乃合污同流之行耶夫和有所不同而謙必可以自持若必欲徇今人之耳目諧世俗之口而以為謙與和吾恐其得罪於聖賢也且僕日夜自檢括其身徃徃徇人以非禮之恭而回心以從衆之所行而不敢矯之者不勝其多也中懷恐懼正患君子者責其不能秉禮由義不謂尚以不恭不和煩君之教詔也又之君當自知僕誠

不敢為過甚之行也惟是學術疎淺工夫鹵莽志不
足以起信而迹易至于招尤此則僕之所當益加體
察修身以俟他日萬一之成而副吾兄倦倦盡規之
誼者也近見管給諫奪俸之旨料兄亦在其中薄祿
見削知無以堪然猶無他譴是倚上藝也感慰感慰
僕邇逼疾患尚未能出凡坐一室與圖書相對雖節
序更新塊然無徵會宴飲之娛亦自有一段趣味也
臨楮嚮往良不可任

導巖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書

與鄭海亭

吾子所與于蕙川人書因後書見示始往取而得之
向遣人候于時未見此書故不及唁喪子之戚也人
生遭此直是東門吳乃能不悲吾輩自有性情焉有
頑然不痛者耶要當以理命自勝勿為所累乃不失
正此際最是工夫勿云常情細事也向聞應常州已
考績入都曾因朝覲人便寓書問之如子所示則書
莫由致矣有歐巡撫便新識應常州士之相得固非

苟然取人與取於人皆必有道今人但言受知于人者之難而不知知人者之尤為不易且如吾子為政受毀固多然使彼毀者數輩盡變而譽子亦不足為子重吾輩須認得此意端的始能不奪所守而淫于俗喜怒哀樂中節為達道而又有聞譽不喜聞毀不懼之說無乃近于木石其心而非情耶彼以為其毀我者固不足懼而譽我者固不足喜如使賢者譽之毀之亦豈有不喜不懼者哉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非但觀人君子自考良亦若此吾子以為何如予近來讀易補見聖人之用追念昔者所處所履何以免於災戾大抵乾震之卦必多危辭雖乾六爻亦不言吉至於用九言其所以用剛之法然後稱吉德已龍矣亢則有悔乾健知險坤順知阻此何等作用而其歸只在吉人躁人之詞多寡此為老子知雄守雌大辨若訥之旨何異但聖人無私心而老氏一意自私其身所以為不同耳易之告人未有不正而得吉亨者而亦多貞凶貞厲之詞是凶厲亦正之所不免也夫過剛則不吉多言不免於險阻而守正亦有凶且厲此所以為易之道一也吾輩處世固不宜必有亨且吉之心而亦自有免於凶厲之道每每以此意自

檢括頗能不以世故累心但恐信道不篤舊習未除
終不免於補耳子去無錫想亦不久時過必行亦易
之道也李生黼者僕未詳其行然能潛心講究有稽
古之長與虛誕浮薄之士作字寫畫者大不同也今
之所謂富貴貧賤者何必其人之材德足以當之直
有幸不幸豈為士夫者皆足以致富貴而此生獨以
不肖宜貧賤哉不必深議之也應常州為此生刻二
禮集解向魯許以作序未就也應君見寄一部已為
人取去子到毘陵能為予寄一二部來尤望僕病尚
纏綿不能脫然去體第為薄祿羈此不賢之軀豈有
行志及物之效哉子居彼中頗與人接宜詳得僕過
失以相告曉而第以二三好言見慰何也子以為此
便足以塞朋游之責乎非予之所望於子也相見未
審何時臨書耿耿

與歐陽南野

自公晉位列卿同朝為學者始有主盟天下方想見
此道大明而公復以憂去位不知少湖與雙江松谿
三公在朝倡明和集尚能不替公之盛否也竊見一
時士風吏治多封已而病民先身而後君豈彝性使
然亦由學問道缺本心不明故處義下精而易為放

失也覺民救時其道在公或處或出皆有以係天下之重此海內之公言非吾黨之私頌也某間居以來雖不敢自荒于嬉少有所用其心然夾雜姑息其為不明不精又有甚者無由置身公側日聞開發以去救警懦恐卒無所成矣公亦有以憫而教之與向往之誠非書可盡

書與李克齋

俞都閩人來得聞廣中有交州之警度其事執不過叛將鬻臣不得志於其國逃在海中未有所附而剽掠為寇耳想無大志異謀廣中兵力未為單弱既有

諸公籌之在上而俞子為將臨敵制變自有所長當即就底平也每觀當今時勢極為明盛安平之候而閩浙有海上之師湖蜀有平苗之役廣中又有此警亦似紛紛然者平陂徃復亦世界大分限常使小有戒畏不為無益於盛平而諸公徃徃有可仗之才自是世道之隆即如武臣中有俞志輔其人何但一障一罍之用其勇略不在近時西南名將何卿沈希儀之下而潔已拊下則有古名將之風矣以此推之何得便謂今時無人也此中海上成功頗為奇偉柯遷之君碩畫妙策有此績效信吾輩之美談然夷人深

所覈取諸生之中亦多有不疑僕之言者至於吾弟
敬中尤知領略然觀其家庭請益之頃語以文字之
要則色喜而心喻其於性命之微言猶未能篤信而
勇爲豈未藝可悅而淡乎至道無味可嗜耶茲往侍
得聞公大道之要吾知其所悅必有在此而不在彼
者他日將諸生與吾弟之歸從而扣其所聞於門下
者以私淑焉實大幸也臨楮向往不盡

與應徹菴書

昔人論朝廷方隅之緩急比於腹心手足如公之重
不使居中宰制崇護腹心而膺方隅手足之寄宜天

下所缺望也然手足有疾未聞腹心得以晏然無事
則公今日所受之託豈可謂非天下之急哉自嶺南
開府設大臣經略以來名臣相望而事業俊偉勲名
可紀莫如韓蘇州王陽明公變化運用之妙固在精
神難以按圖求駿然規畫措置亦必有跡或可講求
見之施行未必無所助於經略之一二也近聞鄭韶
州有不得於職拂衣去郡此公最爲不欺其心能自
信其所守者官雖蹭蹬而其人品固同年中之賢者
公在彼而不能伸一老同年之志竊以爲公有責矣
不獨同年之私也嶺南爲郡才力或有出韶州上者

自守不變未必有加之者公在彼而使賢守不得終其治又恐天下有以歸責于公也今時耳目重官位忽人品便謂一僻郡老守欲去則去何足深置論不知古人重事體有一小吏賤僚之去就而係於政俗之得失者亦不敢輕豈可隨時耳目不以為意也弟廢人也不宜妄言唯於公可一發其妄耳非公亦不能諒其愚也冬來嶺外氣候彌佳伏審道躬有相餘不一

與羅念菴

別久雖不及相望問何嘗一日不仰下風友人沈子

來自安成得无所寄手教留都毘陵侍游丰神宛然若睹浣慰無任柬中相望之意尤切至不肖苟簡自恕以為此心少有所明便倚此小明隨處把照如兄視之乃是昏昏耳明者視之見其昏昏而自以為昭昭此乃昏昏之尤者也此事非脫出鄉井網罟與兄相從掎擊刮洗使塵腸膩臟蕩滌無餘庶得真氣再生丹元復返不然此昏昏之體終日為主何由得見大明中天也悠悠空度不自發心恐終於此而已臨書咨悔如何可言

與李中溪書一

庚子歲在汴臺獲通荆川之問方圖繼續相聞辛丑之變雲翻雨散今思之如夢追談之亦何異說夢也棄置不復云如弟之陋廢而間居談道著書尚有用力處而不以區區名勢得失者動其意况如兄之高明竒偉者乎所恨者各生遼絕遐阻之鄉嶺限海帶如各一天不獨兄養性綴文之益僕無由請而僕之策駑磨鈍黽勉一得之愚亦無由為兄盡之也如何如何明倫堂記曾錄寄武進唐應德兄并與書云此文乃明道之文非徒詞章而已其義則有宋大儒所未及發其文則曾南豐筠州宜黃二學記文也唐君復書盛有所契不以予言為妄也然世之名能為文詞者舉不足以知此亦可以歎近世文弊而有志之士不得有明也周戶部誌銘李尚寶行狀不獨其文而已其是非不敢苟者乃吾所以為文之道也兄如信其道則可以因此文而知二人之為人矣家居治心講學之餘不免為人牽挽作酬應文字亦不敢苟而必有法以無刻本不得相寄然未嘗不坐此取謗方用世時好行驚衆之事以召怨嫉今不用而退于家復為驚衆之言以取譏議是無所往而不得謗也然吾亦何暇恤哉非敢不恤也道本如是而不可變

恤則非吾所學之道矣兄以爲何如又思欲與兄相
聞絕無便者茲舍親往佐嵩明州嵩明不知去大理
若干里然托黃君以必達也有便幸無忘報我

其二

想念無已而絕無滇行之便向曾因舍親佐州于嵩
明者有所記于兄託以必達竟不得一回信不知達
否去歲正月伍鴻山行可以寄矣而值弟新有內子
之喪才數日耳正坐摧楚中豈復記此故不及寄也
此心惓惓度兄與我同耳百粵南詔本遠絕遐阻之
地而吾與兄偶生其間勢固難以常相聞惟此心不

相棄足矣雖是如此而執猶可圖以相聞又不宜付
之爲難都漫然不省也故弟亦不能無望兄之見答
也不審兄比來所得何如聞雖遠地然據泉州今已
爲聲名繁盛之區故弟所處頗苦應接不給如兄所
居恐終是簡靜也簡靜中所得自當與處煩擾者不
同况兄才力詣絕又十倍於吾乎故弟尤欲得兄見
答以知其所得因以自勗而求進不獨契分之厚欲
聞動止以爲慰爾也弟自辛丑罷歸以來八年之間
一遭先君大變之後視息苟存勉營葬事已蕭然非
人矣塋未久而連有母家妻家父母喪葬之事又族

人大小功之服亦相繼而有且多有貧者至殯殮之費皆當出於吾手又其子皆愚并當為之調護指授吾以為此皆學者經綸大經之條件節目不敢不用其誠了此未給而吾室人又亡神損于情傷而力匱於禮至故不得肆志於學問然此事亦未嘗一日廢特其工不專其心不一為可恨耳今士夫居家者田舍戚戚之外則以聲色博奕酒食為娛弟今者惟絕去此數者故亦有為學之功至於田舍雖藉先人之餘不為不厚亦稍有區畫使一二力治之而已不以煩我也獨不幸室人化去上侍老母下撫弱子無相助者此一苦事終無處法故今雖日月已除而感物觸事悲便到心有可念者柰何久不寄兄而此一紙都叙苦楚無一嘉話亦以示家庭無飾之言見吾與兄之好有同骨肉也紙盡不復云云情則無限也

其三

頃曾託伍鴻山以寄兄今因王賓竹之便再此具候然伍氏子實與王叅知同行則此二簡當一時至也吾鄉有洪芳洲先生文詞直得韓歐會王家法與唐荆川君最相知其所作視荆川不啻王深甫之於南豐張文潛之於東坡充其所極當為本朝名家今行

年才踰三十耳其文學如此而其為人峻潔忠信卓然有古獨行之操不以世俗之味錙髮亂志尤為荆川所敬吾輩駁雜視之真有愧也與僕亦相知故錄吾所作偶有與此君來往者數篇以寄兄亦欲兄知吾閩中近有此人也其人之文想海內漸當傳之或流播至遐遠兄將得見之既有言存胸中見其文因論其人雖不相面亦自樂矣閩楚相去有若異天偶值伍王兩公宦彼中此吾兩人者相聞之一大郵便宜加意有以示我勿孤區區之望

與華鴻山

僭叙佳稿極知不揆然於往日游世浮跡盛衰用舍之際言之有可感者雖文不為工而其意獨至矣至其所以致推慕感憤於兄者亦非苟然也僕常愛歐陽六一所作釋唯儼秘演梅聖俞詩集內制集數序感慨曲折極有司馬子長之致昌黎無之也常有意學之而才力况趣終不相近此序亦頗有其風矣蓋因兄之雅以稍發吾文而非吾之文能有加於兄也文中徑書尊字他人觀之疑其不恭然此雅道也不可以俗格亂之非兄不能知也僕為文其不售於俗人耳目有大於此者而區區自明其細者又可笑也

風便賜教使知可否如何
與翁東厓
去歲之事草野所聞已不忍言况公親見其慘又膺
其責其為痛心疾首又可知也正當仗公英略殞盡
一剪此醜以雪畿輔數萬生靈之憤而遽有所罷天
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方公起時僕聞之慷慨增氣為
賦十詩未及尋便寄公不久而聞罷報矣然詩在篋
中他日小集載之自是一題目不但稍有佳句為可
存也既存稿於家亦不免使公見之想憂國赤忠一
日不能晏然自休而覽吾此詩又當增一感慨也何
日再見公之出為國家立大功而果為生靈雪必報
之忿也鄙人日夜望之臨書惘惘何由得盡

與陳虞山

郡幕陳君未來傳者已知為公之猶子日夜望其至
欲一問公起居及其至乃獲領公手教下懷仰慰如
何可言且知公春初體中不康久之而後復既懼且
喜今海內耆舊淪喪殆盡獨公巋然如靈光之存雖
不用於世然以一身存當世之典刑起後生之瞻嚮
其所係為不少而其功亦不為無所裨於斯世者矣
故某尤祝公之筭於無窮以父為世道係也奏議序

已竭區區之思所以發明推仰之意竊為獨至此非敢以為報賜之效蓋此道自當如此有前修先達則必有後進晚學能言之人為之形容盛美以行於無窮此道甚雅而今將亡矣故僕偶得託公之奏議以為此文而明此道於將亡之時亦自以為幸也惟公鑒之

與李三洲書一

頃從淨峰公處見所屬吏士所為此公紀述大征之文皆意義猥陋詞采謬劣真不足以鋪張盛美揚厲壯鉅文字之學不講於世其誤不淺揚雄贊趙充國

韓愈紀平淮西猶云近世詞章之事如胤侯征義不伯禽平徐戎僖公服淮夷與夫宣王中興而申甫樊謝諸卿之功使不見於詩書孔子雖欲存之以為後世法亦何所考據而傳之耶僕謂淨峰公之功烈既已不減吉甫方叔而作者無人何以媿隆周雅載之無窮也不獨如此也周人有雅而宣王之興始有考於後今作者無人何但人臣之美不著而已且無以昭聳有明之功德於漢唐之表尤可憾耳今此公又嘗與公共底平蠻之績楚多才士宜必有能著其美者僕竊願見之幸無惜一示及也僕之文極不為今

已竭區區之思所以發明推仰之意竊為獨至此非
敢以為報賜之效蓋此道自當如此有前修先達則
必有後進晚學能言之人為之形容盛美以行於無
窮此道甚雅而今將亡矣故僕偶得託公之奏議以
為此文而明此道於將亡之時亦自以為幸也惟公
鑒之

與李三洲書一

頃從淨峰公處見所屬吏士所為此公紀述大征之
文皆意義猥陋詞采謬劣真不足以鋪張盛美揚厲
壯鉅文字之學不講於世其誤不淺揚雄贊趙充國

韓愈紀平淮西猶云近世詞章之事如胤侯征義和
伯禽平徐戎僖公服淮夷與夫宣王中興而申甫樊
謝諸卿之功使不見於詩書孔子雖欲存之以為後
世法亦何所考據而傳之耶僕謂淨峰公之功烈既
已不減吉甫方叔而作者無人何以媿隆周雅載之
無窮也不獨如此也周人有雅而宣王之興始有考
於後今作者無人何但人臣之美不著而已且無以
昭聳有明之功德於漢唐之表尤可憾耳今此公又
當與公共底平蠻之績楚多才士宜必有能著其美
者僕竊願見之幸無惜一示及也僕之文極不為今

時所好常欲存之以示後不意公獨好之故聊及之
以資經武之暇之一談不然此言也其不為妄且易
與晉人之言善為師者好以整又好以暇度公之整
且必有暇也故論之如此幸有以教我僕將因以知
公之暇也餘略也世間人自難而王公與之
不為其二六外而耶昔無人可以與全周郵之
公在邊有征誅之謀籌兵算虜諸務方棘在他人處
之宜嚴戒徭德不違朝夕公獨能論文觀理窮眇造
微有講習之益如在槐茵燕息之間信可慕也僕前
啓有能整而暇之說必令觀之公之整也其能暇矣

僕嘗言俎豆之中有軍旅蓋其精神嚴固志意堅卓
可以周乎經曲千百之中而不亂則所以三軍敵于
萬人者是此事也衛靈自以陣法為問殆謂王孫賈
輦之所治此豈孔門之學而所謂聞俎豆之事者自
以正對非婉辭以為拒也當時衛公既不悟後世儒
者亦復謬解於是軍旅俎豆判為二事而雍容細謹
為文儒之習暴厲悍伎為武人之長蓋道之不明如
此何意於公一明茲惑淨峰蓋已進於此道公與共
事尤為竒特湖南之功知非二公難事所示文評足
欽高識僕為此文實不期有能好者之出於今要以

待於天耳何意有公與我同好也其敢不為公盡方
欲詳論而使者立於庭不能少留半日故未引其端
俟專錄拙稿訪便寄去併為一論之也

其三

仰間適得唐博士所持公見貽書教欣慰無量急發
緘莊誦仰見大賢之度直以國家天下事為心而不
以一己得失自撓既誠歎服亦自喜能知君子之心
而彼區區以小人之心量度者果失之也然公以
今日所處為辱恐猶不然於此矣公事功進為
身心修益昭然在中不當事任責卓有所見與

共事者不合不肯少改以相狗坐是異同失位而去
此亦俊偉明白事也而於公豈有辱哉公於僕所喻
無間故僕輒盡其愚如此若夫一書之中首尾反覆
惻怛洞達誠有古大臣之風他日任天下之重開誠
布公忘已用人以共為天下之事非公而誰竊為天
下望之嗣此尚再布

其四

兩賢同時而不相知者自古有之或學術講明源流
迥別或事功建立規模絕殊然要兩不失為賢耳又
有兩賢相知而偶以共事意氣論議一冰一炭至於

事已論罷輒若金蘭此皆古人之所有果其為賢正
不在於事事牽合言言勦應也僕於公與淨峰公幸
辱一日相與之雅竊知二公之皆為賢者也湖中征
苗之役共冰一炭僕不以為恠蓋古人有如此者然
不知二公意中能絕無所介而懽若平時否嘗有客
過我草堂談湖湘之事云淨峰之功且成者客曰此
大非李三洲所喜吾艱然不悅以為何待賢者之淺
大抵俗士無識徃徃以己心度君子真可笑也僕既
斥客復舉以似公夫異同起於國事而平生契誼不
為之損非公之賢其孰能之僕非知公之深亦不以
及也客又有談公與張公一在官中一在家中各絕
口不談及前事此雖氣象深厚體段凝遠然又近於
有意者僕亦以為不必如此也不知公亦以為何如
平生惓惓仰慕之心欲公即出以膺當世之責而見
吾道之行實如饑渴臨紙殊不得盡伏惟有以教之
不宣

與李嵩渚

汴上官游無他所得惟幸與公相見因屢款芳論揚
榘於風騷之場此為有得耳嶺外中州相去甚遠無
由與公相聞惓惓之意想彼此不異也居間或追數

踐歷事跡輒有感歎蓬池之上阮公長嘯杜甫與高
 李登吹臺悲歌酣詎皆傳為後人美談久而不泯吾
 雖遊汴豈復能使其跡有記於後耶然諸君子當時
 皆旅游寄寓其跡為奇吾方擁旄乘傳從事於文法
 體執之間固不能為奇如高適持節彭門今人亦不
 復道說而讓西夔門杜甫融顯之與漂泊其得失固
 如此夫吾今已廢宜可以為奇方圖出游自計已悔
 少日所作而仰希聖門狂簡之學果其遠出又不能
 為奇且將被逐見譏釋不繼而樹遭伐矣以此疑而
 未決敬舉以似公夫往者既失之而今又度未可得
 幸有以釋其疑而決其計也數年不通書又不作寒
 溫之語而獨質以吾所疑者蓋望公之至請勿忘見
 答也願言之懷殊不一一遊記二篇聊復請教

與汪直齋

學記久稽復命至煩特使遠至罪負何可言其所以
 遲遲而負稽逋之罪者亦欲竭其鄙陋之息冀有一
 言之可觀者以不重孤執事之托與吾克齋之意今
 其文成而鄙陋不足觀如此抵重自愧耳自有序凡
 文字以采諸名家之文為記學而作者唐人皆有愧
 詞雖韓昌黎夫子廟一篇亦為劣蓋唐制立學不廣

不但諸家無名文而諸家之文爲學而作者亦少惟
宋慶曆詔天下立學制始盛於郡縣而古文之興亦
自慶曆以後故宋人之記學者其文甚多然惟李旰
江袁州歐陽六一吉州二記盛爲一代所傳二文要
爲差疆人意在二公亦非其至者至曾南豐宜黃筠
州二記王荆公虔州慈溪二記文詞義理並勝當爲
千古絕筆而王公視曾猶爲差貶焉學問文章如宋
諸名公皆已原本六經軼絕兩漢而記學之文其難
爲工如此况鄙陋無能如不肖者而敢妄希有一言
之可觀以副執事之請耶惟望改削使不甚紕繆然
後入石庶不辱盛舉也碑成之日得搨數十本見寄
尤所望也

與紀山侍御乞集序書

竊謂文之在於世乃天地所具設民物所露呈而聖
賢者獨能觀取而類撰之故雖聖賢不常出而此文
未嘗泯絕以天地常存而人物生成於其間如一日
故也不然以某之愚何能有知而敢與此文於大晦
幾絕耶以其不明之久弛壞殆盡而得與於此文者
乃偶出於某之至愚其名姓事行官位年輩不足以
驚動人之耳目信之者必不篤從之者必不衆固知

無所益於此文之明且行也然所謂明且行者非人
人皆信而從之之謂有一二大賢者學通於今古之
得失而其言足以定是非而曰是文也聖賢之文之
遺也則可謂之明矣執事之言足以定是非者也不
肖願乞一言序而存之以俟同好者共論之非期不
肖之文行也將有望於聖賢之遺之傳之有明也惟
執事嘉惠之非不肖之幸也古之序人之文者皆不
必其既亡而其人其文之刻又不必其人之尚在故
不肖敢力辭執事付梓之舉而借乞一言之序惟許
其辭而副其所乞則相知之真相愛之至具有之矣

與陳少岳

無所因緣而相知此特違之誼古人有之而非世俗
所宜有也公於鄙人一見而有辱交之意且其意已
存於未見之前神情契合有不在接遇談說之頃者
豈非無因緣而相知者耶公才學德業擅名一時人
方有望於我而我無所資於人顧獨惓惓於鄙人如
此信古誼也第愧頑拙謏陋行能學術無所比數有
負特違之知耳頃者談及鄙文有欲見其所作而教
之之盛心僕既無他長惟於茲事有少用力處方願
為公一出以求鑒正而况其有意欲見之乎謹錄數

通鑑文集 卷之十三
篇褫為二冊蓋家居之作此亦十之六七矣倘家覽
觀定其可否而特賜一言之是非使知所向實大幸
也僕於文字固有用力而文字之外不為無所用其
心者惟公觀其所為言而又求其所以為言者則僕
之用心為不孤矣然非公亦孰能觀之瞻湖下風敬
俟鐫誨

與沈古林

頃見書院中所刻雙江論學四劄切磋講明吾道之
幸竊見劄中往反之意惟南野公之義為精而雙江
公所駁反不足以易之者倘得二公之劄並觀之因
以究其往反可否之詳則於至當歸一之義雖暗劣
如不肖亦或得以有省矣惜不及見也公以為何如
舍弟輩還敬領尊教仰知惓惓相誘之至續於葉生
處收得見寄試錄葉生於後進中最為佻健既見公
之後氣質自覺有變信乎人之不可不聞此學而賢
愚大小皆必從此得益也王武陽在莆朱圖泉又繼
來漳州二君皆卓然有見意究竟此學欲與同志之
士共為之今武陽暫以試事離莆而朱輒擢他官以
去真可惜也今公且投此種在閩中待後來有人相
與灌壅耘鋤則必有豐年矣使吾閩有粒異日當思

誕降嘉種有相之功也僕已足下得美稗種子雖逢
農師亦徒覺費造化爲之柰何來教猶且退然自引
以爲勉我之地此意之厚真何可當龍谿公會言似
覺誘掖意向之詞太多而直截指示處微欠豈接引
之法當然耶然使學者人人得見熟讀深味自不爲
無益公嘉惠盛心亦可見於是矣憲節何日離閩便
中示及當圖領教也

與黃洛村

使至得領仁兄手教深慰懷仰且知官中有獨賢之
役而仁兄之意不以爲病僕於此竊窺學力所在

獲一治民乃誠身之功是知唯諾進趨皆非鄙迹鞭
撻追呼不爲俗事今之君子不知爲學其於事使之
際無非畔援歆羨之私就其取材且智者於上未嘗
不獲於民亦能有以治之而非誠身君子之上獲下
治矣由其不明乎善也仁兄之學驗於實際宜有以
自樂僕亦能與知其樂若乃當道倚託之重詢謀之
信與夫歌頌趨赴之出於民者豈所以語仁兄之治
獲哉僕索居獨學極知寡陋常懼所得偏蔽不足以
合乎大方偶因復教妄論及此非以揄揚盛美實欲
質其所見以求是正如其契合與猶爲乖謬均乞賜

之一言使知可否則為益不少矣病中未能請正於
問學樵詩十首錄稿呈教此亦欲知可否者也

與傅錦泉

南宮奏名為天下第一吾黨之喜可知也然不敢馳
書修賀問之儀已於家問中屬吾弟道原為述此意
不圖執事者不罪僕以自外而辱賜之書仰知執事
所處之雅矣書中詞旨見待尤至鄙人何足以承之
此誠執事不得自諉雖海內一時魁宏傑出之才猶
不敢越執事而當此也况以責之極踈至陋之鄙人
乎皇恐不敢聞命人之才力賦受各有所至不可疆

致亦難以相易以陸昌黎之好古而經訓不敢贅啖
陸輩之詞史法不能與劉知幾之論雖晚作論語解
及為順宗實錄實錄非工筆論語解不能行也亦案
蘇曾之賢而窮經訂史亦自為人二公不能兼也是
則執事所論乃唐宋二三名家所未能及僕又何足
議於其間而猥以見待耶此僕所以皇恐不敢闕也
抑所謂憂勤惕厲使天理常存人心不死者僕亦竊
有所聞焉而非如執事見命之謂也未由奉質書不
盡言

與尤思所

伏審尊養至任亦且多時琴瑟在御蘭玉滿前其樂
可知又望大椿於雲山之外輕繫遙思而家人能言
其居起之安志意之適亦足樂也即吾所以致思於
父母嘉育乎妻子者以盡心乎民則所以老一邑之
高年而慈其幼者片在心誠求之之間必不至於遠
而不中矣思所以為何如



